

奈保爾專心寫作，就是書寫未來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英國著名作家維·蘇·奈保爾，被視為天才與惡魔的合體。他的文學才華毋庸置疑，高調混亂的私生活亦令人側目。據說奈保爾性情乖戾，不可一世，對比那位現身上海書展的耄耋老者判若兩人。他惜字如金，但只要開口，仍然閃耀着「奈保爾式」的靈光。有人讚揚他的作品具有「預見性」，奈保爾欣然接受，「只要專心地寫作，就意味着在書寫未來，這是我觀察世界的方式。」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章蘿蘭 上海報道
圖：本報上海傳真



■奈保爾造訪上海書展。本報上海傳真

《大河灣》中文版首發

應上海書展組委會和新經典文化公司的邀請，世界文壇巨擘奈保爾首次赴中國參加上海書展，由其所著的《大河灣》中文版首發式亦同時舉行。1932年出生於特立尼達的奈保爾，18歲時赴英國牛津大學留學，大學畢業後從事寫作。1971年奈保爾獲得布克獎，1989年被英國女王授以爵位，1993年獲得英國大衛·柯恩文學獎，最終於2001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奈保爾以小說與遊記見長，兩部小說作品《大河灣》和《畢司沃斯先生的房子》列入20世紀百大英文小說，《印度三部曲》——《幽暗國度》、《印度：受傷的文明》、《印度：百萬叛亂的今天》則是其旅遊文學的代表作。

此番推出中文版的《大河灣》，是繼《自由國度》之後，奈保爾撰寫的第二部非洲題材的小說。《大河灣》以後殖民時代動亂的非洲國家為背景，借某位在非洲謀生的印度裔雜貨店店主之口，娓娓道出人們不願承認、更不敢說出口的真相：殖民地獨立之後，非洲人民所遭受的災難更甚以往，他們雖掙脫了部落枷鎖和殖民者的控制，卻無法融入現代人的生活，社會動盪不安，陷入混亂。此書被評論界譽為「最後一部現代主義的偉大史詩」。奈保爾亦在自序中提到，《大河灣》是他最成功的作品，並將之視為攬獲諾獎的重要理由。

上海首發式上，同時推出了奈保爾的另一部作品——《我們的普世文明》中文版。該書收錄了從1960年至1990年期間，奈保爾遊歷世界時寫下的文化隨筆，此後這些見聞成為《游擊隊員》、《大河灣》、《半生》等小說的素材來源。

浪子老矣 由夫人「代言」

不過，奈保爾本人的傳奇經歷或許是最大看點。其放浪形骸的形象深入人心，早前致諾獎獲獎感言時，聲稱要「感謝妓女」，就夠驚世駭俗，在授權傳記中，他更承認自己是家庭暴君並具虐待傾向。他言行傲慢，囂張，自稱沒有朋友，也不需要朋友。他還告訴傳記作者，在學校裡，自己只有崇拜者，沒有朋



友，成名之後更是有意迴避朋友，因為這會讓他顯得太平凡。

因此，上海讀者一度期待「魔鬼」蒞臨，未料迎來的卻是一名坐着輪椅，被架着上台的82歲老人。由於常常由奈保爾夫人納迪娜代為「搶答」，甚至還有評論譏其為「提線木偶」。「我現在代奈保爾先生回答這個問題，因為我跟他一起共同生活了20年，我知道他心裡想了一些什麼，所以我覺得我能夠替他回答。」在上海書展活動現場，奈保爾夫人只此一招，便成功「代言」了諸多問題，一旁的奈保爾則陷入沉默。一次終於輪到奈保爾說

上幾句，現場翻譯還主動加上「奈保爾夫人也這麼認為」。

納迪娜是奈保爾的第二任妻子，曾是巴基斯坦的新聞記者，在首任妻子過世後，奈保爾拋棄了情婦，迅速迎娶納迪娜。雖然有些放任夫人的強勢，「提線木偶」一說似乎亦有些言過其實。例如聰明的納迪娜在上海書展上「放料」稱，奈保爾將有可能去寫一本關於中國的書，旋即便遭到了主角的否認。「也許我不能寫一本關於中國的書了，因為中國是一個規模宏大的國家，需要認真體驗，仔細觀察，需要儲備諸多知識，但我現在沒有這些東西。」奈保爾說。

事實的崇拜者

奈保爾追求事實，崇拜事實。儘管私生活堪稱腐朽，但他依然允許授權傳記作者弗蘭切隨意取閱任何資料，既無指點，更無干預，最終甚至未要求傳記作者修改一字。六十歲時，奈保爾發現儲藏在倉庫裡的一部分文件被管理員意外銷毀了，這令他出離憤怒，「我是事實的崇拜者，我總是相信，事實是美好的，而被修飾過的事實則是可憎的。所以我從來不銷毀任何東西，我認為最重要的是完整的事實的記錄。那些在倉庫裡被銷毀的文件，其中有很多讓人難堪的事，卻是事實的一部分。」

而今奈保爾確實垂垂老矣，但仍將真實一以貫之。在上海，當被問及與中國有無交集時，奈保爾

回答十分坦誠「沒有，真的沒有」；主持人心有不甘繼續追問，並不斷給予提示「比如說有沒有閱讀過中國的文學，或者說有沒有與中國的作家有過交往？」，得到的仍是相同的答案「沒有，真是沒有，真不好意思，我好像真是挺無知，請大家寬恕。」

奈保爾並未因為在中國做客，而曲意迎合，隨便貢獻溢美之詞。有人問他對上海的印象，答案依然中肯，「我剛來，說不出太多，我想可能要待很長一段時間之後，才能精確描述到底是什麼樣的情況，到目前為止看到的都太表面化了。」被問及對中國之行的期待，奈保爾更直言「沒有」，「因為一旦有了期待，就看不見你要看的東西，觀察就可以了」。

嘆人生苦短

在作品中，奈保爾善於用最簡單的詞彙去表達最深刻的主题。他本人話很少，上海書展上甚至還將主題演講直接降格為「問答」，但寥寥數語，卻精闢有力。現場有嘉賓讚揚奈保爾的作品堪稱政治語言，具有「預見性」，奈保爾指，只要專心寫作，就意味着在書寫未來，「我書寫現在，但也似乎看到了未來會發生什麼，這是我觀察世界的一種方式，亦是我自始至終的寫作方式，我這樣寫成了《大河灣》的，也寫成了《非洲的假面具》。」

回望人生路，奈保爾說，唯一的遺憾是「人生苦短」，他希望每個人都有三個人生，一個用來學習，一個用來享受，還有一個用來思考。中國作家莫言曾抱怨諾獎為他帶來無數困擾，但奈保爾並未受此所困，「我能夠處理好和它的關係，沒有給我帶來什麼困擾。」他更認為，諾獎與政治無涉，「雖然經常有人說諾貝爾文學獎是因為某些原因才頒發給某些特定的人，我並不覺得是這樣。」



■奈保爾 本報上海傳真

文不離事的愉悅

在文學創作的類別中，小說最受歡迎，詩歌要求最高而不討好，而散文會經常被冷落遺忘。雖然散文化（prosaic）往往是詩人對散文的蔑視，然而好的散文實在不可多得，也頗能營造出詩歌無法產生的感覺。它往往能夠以獨特的語調道出素常而容易被忽略的事情，在表現個性方面，它無需像詩歌般受到太多語言上的束縛。詩歌總是追求遙不可及的美，而散文則從手邊不起眼處順手拈來，這些特質都可以用來形容鄧小樺近日的散文集《若無其事》。我們永遠不會知道，詩歌抑或散文對作者來說更重要，然而這本散文集說服讀者，一旦作者往散文方面出手，其表現必與深具個性，而且流暢清麗，在語言和內容上，它與傳統美文鮮有聯繫，然而這正是其文學個性所要求的。

正如作者說的，散文這種文體，既有平民化的語言，又能容納語言實驗的需要，而詩歌本身的美學要求恰好是拒絕任何通俗語言的實驗的。其次是因為作者急於在散文中表述自己，完全不刻意營構隱喻和意境，這符合「有話要說」的散文化，但與「文以載道」倒是沒有多大關係，這更忠實於作者自己，因為關於她最個人的事，並無甚麼社會的大道理好說的，也沒有酬答其他作者的評論文章；倒是這樣，當讀者從她個人的大事，讀到她對文學活動和社會運動的感想時，就更感覺這是一個獨特的個人，用年輕一代人的思維和語言，去重估這一個社會。從文章的內容可以感覺到這一代人的實在生活感，作者喜歡看九十年代流行的《銀河英雄傳說》，也和全港所有煙民一樣咒罵禁煙政策，毫不猶豫地提及電影和流行曲的典故。

這麼一本書為何叫做《若無其事》？作者在序言中

提到「若無其事」只是一種假裝無事的有事，當然，若果真的無事就不用寫作了，而書中散文分為三輯，第一輯〈虛無之美〉為個人無端的思緒，第二輯〈敘事及其疑惑〉則為對文學的思考，而第二輯則稱為〈確有其事〉，是因為裡面所述的大多是前塵往事。另外，書名《若無其事》也能刻劃出作者雄辯滔滔的神態，據作者自言，所謂「若無其事」其實不可能，因為人世總是事事相扣，而「確有其事」就意味着作者自己真的觸到自己生活的癢處了。不過雖說是「若無其事」，但〈確有其事〉的文章，又確實涉及不少個人成長的遺憾，還反映出人性的淺薄，讀者很容易讀到作者的不滿，但因為那獨特的自嘲語氣，又不會令人感到過分怨怒，作者的情感絕對不是時下流行的感傷語。當中記述作者與親戚關係的〈回溯與對照〉，以及姑姑喪禮的〈捲沒與隔閡〉，都能傳神地寫出家庭關係的疏離，〈狗的病〉刻劃一隻狗怎樣在作者家人的疏於照顧下與作者成長的辛酸故事。而這些文章的「舊事」可是真實的經歷，且都不怎麼令人快慰，但其意義就在於，即使怎樣灰暗都好，寫成散文就有安慰的作用。

但鄧小樺比許多博文作者還多了一點元素：比如一些文學評論概念或流行的文化理論、一些文學圈內人才能明白的感慨，一些作者才有的文學語調。作者很喜歡將文學理論融會在文字裡，如此不單引用齊澤克等的論述來說道理，還有時在文章玩一點文本分析的小把戲，如〈我們的族群〉。

鄧小樺是個厭惡陳腔濫調的人，她極力迴避作家容易跟隨的傳統窠臼，她的戲謔式語言就是最好的證



《若無其事》
作者：鄧小樺
出版：香港三聯（2014年7月）

明，而她的文章經常夾雜流行潮語和文學字詞，往往能營造出戲謔的效果，這一方面需要作者嫺熟文化理論，以及高雅及流行文化的典故，也要求作者有一點「若無其事」的傲氣。

大抵活在浮世中，人總會有那麼一點躁動不安，然後嘗試從現實中抽離，或嘗試不受干擾地思索，在書中第一輯，作者多番嘗試憶述這種經驗，如在〈寧靜致遠〉中，就透過齊澤克引用古希臘哲人皮浪的ataraxy（就是寧靜致遠），來說明在這娛樂至死而且排拒文學的城市中，一個作者可以絕望到哪裡得以自我保護的地步。雖未至於桑塔格的精彩，這輯文章無疑值得在香港寫作的作者/讀者細讀，文章作者承認一個趕交論文並從事創作的文學人，是以哪種精神狀態蛰居在鬧市中，他們應以怎樣一種態度接受自己的憂鬱、孤獨、狂躁和各種各樣的失落。因為他們不能接受外界「等值交換」的遊戲規則（或者不是等值交換），但即使對每個有時間獨處的人來說，「寧靜致遠」也彷彿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夢想。然後其他人讀過些理論，經歷了點世事，沒怎麼記在心中，就繼續忙工作或別的事情，而作者寫下來，她真是因為寫作能治療自己生活中的不如意，還是捨不得生活中的細節就此被遺忘了呢？

也許有的，但不是主要的原因，不如說寫作能帶給她另類的愉悅，一種眾生不曾經歷過的，可以用獨特的語言憶述、議論事情的快慰，而這份快慰也能夠與讀者分享。

書評

文：彭綱青

書介

圖文：草草

少帥

作者：張愛玲
出版：皇冠文化



傳聞已久，張愛玲最後一部未刊小說遺稿首度曝光，特別收錄：張愛玲英文原稿、張學專馮曉乾評析、藝術家何倩彤繪製插圖。《少帥》是張愛玲以張學良與趙四小姐的愛情故事為藍本，耗費十年以上的時間蒐集資料而撰寫的小說，她利用小說的形式，透過深富「人生味」的歷史軼事來描繪「另一個時代的質地」，也隱隱透射出她自己的影子。《少帥》可以說是張愛玲最後一部未曾刊行的小說遺稿，從今而後，將再也沒有其他重大作品可以出土了，本書之珍貴，也由此可見一斑。

天空下的傳奇：從啟德到赤鱗角（上、下冊）

作者：劉智鵬、黃君健、錢浩賢
策劃：香港機場管理局
出版：三聯書店（香港）



「兩代機場，一脈相承。」自1920年代起，航空交通就與香港結緣；從啟德機場，到現在的赤鱗角香港國際機場，其發展已近百年。本書分為上、下兩冊。上冊從宏觀角度探討香港機場的發展軌跡，並歸納出機場與香港社會經濟的關係，以及管理人員的核心價值。下冊是機場的集體回憶，透過36個口述歷史故事和多張市民大眾收藏的機場照片，展現社會大眾對「兩代機場，一脈相承」各個層面的記憶與印象。

娥蘇拉的生生世世

作者：凱特·亞金森
譯者：陳佳琳
出版：英屬維京群島商高寶國際



故事發生在一九一〇年，兩次世界大戰的喘息間，在冬季雪夜裡生出的名叫娥蘇拉的小女嬰，尚未來得及呼吸就已夭折；同天晚上，她又出生了，這次她活了下來，但在往後的日子，只要她做錯選擇，人生便會再次重來。在生死無限重複的命運下，她發現自己竟擁有改變世界歷史的能力……本書藉着娥蘇拉一段段時間交錯，短暫又猛然抽離的生命歷程，呈現大量的二十世紀史實。也藉由這個故事，讓我們見證即使是在最黑暗無絨的時刻，依舊有溫暖存在。小說2013年一出版便登上暢銷榜首，被美國亞馬遜編輯評選為「一百本人生必讀書」之一。

漢內克談漢內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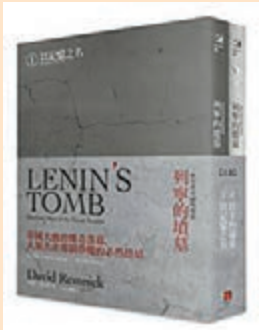
作者：米榭·席俄塔、菲利浦·胡耶
譯者：周伶芝、張懿德、劉慈仁等
出版：遠流



金棕櫚獎名導最完整、最徹底的自我剖析，《鋼琴教師》、《白色緞帶》、《愛·慕》等23部作品全面回顧，126張珍貴劇照與未曾公開的私人影像，長達兩年追蹤記錄、深度訪談……本書以電影順序為軸，透過一來一往的問答讓大導演現身說法。由於漢內克堅持親自校對每一頁法文書稿，好將自己的話語修改得更加精確，因此本書不僅是中文世界第一本漢內克專書，也是至今最完整、最詳實、最能貼近大導演內心世界的電影人必讀之作。

列寧的墳墓：一座共產帝國的崩潰

作者：大衛·雷姆尼克
譯者：林曉欽
出版：八旗文化



一九九四年普立茲獎鉅作，暢銷西方知識界二十餘載，獨家中文版首次問世。蘇維埃這座長達74年的專制共產帝國如何運行，又如何轟然坍塌，對人類歷史的意義是什麼？紐約客總編輯雷姆尼克嘗試「描繪人類歷史上這個最殘忍的體制如何走向它的末日。」雖然本書寫的是歷史和政治，但你毋寧視之為文學小說。全書主要是透過一群男女之眼光勾勒出蘇聯帝國的崩解，其中有些人家喻戶曉，如布哈林的革命遺孀拉林娜，有些人則默然無名，如定期給列寧屍體縫製西裝的卡萊娃女士。帝國已傾頹，然而俄羅斯的民主如玻璃般易碎，它的命運要再一次仰賴某個人的才能、意志和心跳，但作者依舊樂觀，期待或許有一天，俄羅斯會變成「雖然有問題，卻沒有災難」的正常國家，成為進步與發展之地。

徵稿啟事

本版「書評」欄目開放投稿，字數以1,300~1,500為宜，請勿一稿多投。如獲刊登，將致薄酬。投稿信箱：feature@wenweipo.com或bookwvp@gmail.com